

文山先生文集序



文山先生集者宋丞相信國文公之所著也公吉之廬陵人以廷對第一歷仕要途丁國家顛覆垂亡之秋即捐軀赴難集義兵冒險阻銳意克復與元兵屢戰屢北而氣益厲屢挫屢辱而志益堅後國亡身執繫獄六年以不屈死於燕市悲哉其生平觸物感懷隨寓述事發為詩文盈囊充篋

奈兩罹兵燹存者無幾景泰癸酉春憲副
西蜀陳公价按行至吉觀省之餘訪求遺
藁編次成帙凡名公所述傳記哀挽亦附
錄焉請質於

巡撫都憲姑蘇韓公永熙鋟梓以廣其傳
復遣南昌郡庠生涂棨詣予徵為序竊嘆
曰忠節萬世之大閑綱常以之立文章者
不朽之盛事治化以之興是二者皆為世

所宗重求其兼備於一人焉寥寥不多見
有志之士未嘗不興去古既遠世無全人
之嘆公以英豪蓋世之資奮起於宋祚既
移之際孤忠大節皎若青天白日凡有目
者所共覩施諸述作又皆憂國憫時之所
存忠肝義膽之呈露讀之有以振發人心
激揚忠勇增懦夫之氣折奸臣賊子叛逆
之謀知死難為忠偷身全軀為可薄以不

屈為義貪生苟活為可羞有補於風教為
甚大嗚呼乾坤正氣在天為一光在地為
河岳在人為忠義為文章公於在人者兼
而有焉得非曠世而僅見乎至今想像光
烈凜有生氣偉矣我倚天拔地巍然萬古
之望稽諸往代忠臣烈士能以節義文章
為世崇重者亦莫有出於公之右矣或曰
文章特餘事耳曷足繫公之重予獨謂不

然文章乃忠節之英華忠節非文章無自
而著斯集也又所以發公幽潛之光不特
為一時人臣勸殆欲風厲天下後世俾凡
貪君之祿者人人以忠節自奮其於民彝
世道之扶植得不有賴乎南望唐陵興千
載悠悠無窮之嘆弗敢以狂僭乖陋辭謹
述此為之序云

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三月一日

文山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自序
和言字韻
求客
紀事
信雲父
思蒲塘

文山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指南錄

自序

遊關

自嘆

和言字韻

求客

紀事

信雲父

思蒲塘

後序

所懷

鐵錯

愧古人

紀事

紀事

則堂

思方將軍

咬都

二王

氣樂

使北

杜亦閑

聞鷄

命裏

留遠亭

平江府

無錫

第五木

吳尹王

常州

鎮江

凌介州

弔戰場

回京口

思小村

沈顧家

脫京口

定計難

謀人難

踏路難

得紅雞

給北雞

徒變雞

出門難

出巷雞

出隘難

候船雞

上江雞

得風雞

望城雞

上岸雞

入城雞

真州雜賦

天下趙

議糾合兩淮復興

出真州

至揚州

買家庄

揚州地方官

愚則堂先生

高沙道中

至高沙

發高沙

警難即事

泰州

卜神

旅懷

懷則室室堂

貴卿

憶大夫人

即事

配閣

聲苦

即事

發海陵

聞馬

如鼻

聞謀

興金路分應

懷楊通州

海船

發通州

石港

賣魚灣

即事

北海口

出海

漁舟

楊子江

使風

蘇州洋

過揚子江心

入浙東

夜潮

亂燕洋

夜走

綠漪堂

過黃岩

至温州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和自山

林附祖

呈小村

二月晦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印事

所懷

自嘆

卷之二

指南後錄卷上

過零丁洋

元夕

懷趙清遠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

又歌

言志

南海

有感

登樓

海上

贛州

指南後錄卷下

出廣州第一宿

英德道中

晚渡

珊瑚吟

和中甫端午韻不依次

又呈中齋

又

竹間

越王墓

南華山

南安軍

黃金市

萬安縣

恭和

蒼然亭

別里中諸友

發吉州

臨江軍

隆興府

湖口

安慶府

池州

魯港

采石

建康

金陵驛

懷忠裏

早秋

勝起

中秋

南康軍和東坡醉江月

和中齋讀

再和

和友人

驛中言別友人

和

懷中甫

行宮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石山安薄命之意

代王夫人作

王夫人詞

浪淘沙

東海集序

送行中齋三首

指南後錄卷之二

發建康

江行有感

真州驛

巨揚州

維揚驛

揚州伯鎮

高郵懷舊

發高郵

寶應道中

淮安軍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發淮安

小清口

桃源道中

桃源縣

峯鎮驛

發崔鎮

發宿遷縣

中原

望平州

徐州道中

彭城行

燕子樓

戲馬臺

發彭城

沛歌

歌風臺

國慶道中

又

發魚臺

自款

遠遊

六歌

發潭口

新濟州

汝陽道中

汝陽館

自汝陽至鄆

來平館

發鄆州喜晴

發東阿

宿濟州

平原

發陸州

戲州道中

濟州道中

河間

保州道中

趙太祖墓

樓臺

涿鹿

過梁門

白溝河

懷孔明

劉琨

相送

顏杲卿

許遠

過雪橋

指海陵

五月二日生朝

三已

覽鏡

自歎

端午即事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築房子歌

正氣歌

諫懷

移司即事

官籍監

夜起二絕

偶賦

琴瑟書畫四首送趙道士

讀杜詩

先兩國初忌

又三絕

雨雪

得兒女消息

世事

小年

壬午

胡麻

寒食

讀赤金賦

端午初度

自述二首

先太師忌日

有感

七月二日大雨歌

偶成

不睡

還司即事

還教

送武東趙王賓道士

感懷二首

重陽

夜

偶成

為或人賦

斷橋

除夜

生日

端午

自歎

病目

有感

早起

贈許在溪惟

卷之三

本齋集

生朝

西瓜吟

中原

足石三峯詩

蚤秋

懷友人五首

寄惠州弟

感傷

自歎

虎頭山

高沙道中

竹間

戰場

雪天崖山

六噫

三望塚吟

塗無主墓碑

鄧州哭母小祥

哭母大祥

哭妻文

先太師忌日

告先太師墓文

雁狂有威而賦三十七首

者

和夷齊西山詩

又從而歌之

十二月二十日作

二十四日

立春

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

歲祀教皇朔月赤奮若日一焉逢澄澤遇異人指示以大

光明正法於是死生朕然心若遺笑作五言八句

己卯歲除

元日

庚辰四十五歲

感興

正月十三日

上元懷舊

讀史

感傷

建興

又

四月八日

夜起

端午感興三首

見艾有感

自嘆

自遣

自述

不睡

七夕

有感

閏季蕙不至

有感

感懷

重陽三首

己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忽復周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己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百有六旬感興一首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報為賦長句

冬至

冬晴

自嘆

戊寅陽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于今二周年矣感懷八句

所懷

除夜二首

元日二首

初六日即事

人日

自序

元夕二首

卷之四

集杜詩

社稷

理宗度宗

誤國權臣

靈州大將

襄陽

荆湖諸成

黃州

陽羅堡

京湖官圖

廣江

鄂州

江州

安慶府

魯忠之道

建康府

相陳官中

名張世傑

鎮江之戰

將相棄國

京城二首

陵寢二首

江陵

淮西帥

揚州

京湖兩淮

景炎雜立

福安府

幸海陵

景炎資天

祥興登陸

祥興七首

陳宜中

張世傑二首

蘇州

會編子

江表

趙倅昂登

將軍三安第

李安撫帶

李制置庭芝

姜都統才

張制置玘

陸樞密秀夫

勤王

蘇州

拜相

出使

發京師

去鎮江

至真州

行淮東

自淮歸浙東

至福安

福安宰相

南劍州卷

汀州

梅州

贛州

江西二首

復入廣

駐惠境

駐潮陽

同府之敗

行府之敗

南海二首

至廣州

至南安軍

過章貢

至吉州

吉州二首

過臨江

過隆興

江行五首

北行六首

卷之五

集杜詩

至燕城三首

入徽六首

懷舊五首

金應

張雲

劉欽貢元

呂武

書宣使信

張秘撰汴

繆朝宗

關三士

諸幕客

趙大監時賞

劉沐

孫東

彭司令震龍

蕭從事素夫

蕭架閣

陳督幹

陳少卿

鄒慶置二首

劉監簿二首

蕭資

杜大卿詩一首

徐榛

林檢院琦

曹先生

鄧禮部

家樞密鉉翁

墳墓

宗族

母

舅

妻

二女

次子

妻子二首

長妹

長子

二女

第四首

次妹

思故鄉懷故山四十四首

卷之六

紀年錄

文山先生別集錄目終

文山先生別集卷之一

指南錄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閱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
 神峯予諱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宣中謀迂
 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
 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
 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虜帥
 即引董叅政以兵屯樵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
 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

文山先生別集卷之一
 自序

憂會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王丞相府
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
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雖
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而呂師
孟采予數罵其叔怒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百使
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而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
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天堅
謝堂家鉉翁劉巴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
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
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航方
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發慶等州予俟問還軍若不自脫至是

欲捷遣途謀道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益商小舟於二
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
兩淮問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遞出文書
謂丞相為賊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
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
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兩
衛嚴密鼓角悉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害不
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衛犯萬二死
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
懸軍深入犯女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
齊人事好乘一夫頽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門

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桓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已任。張桓憊悴之餘，喜不自制。致涉鯨波，將殞。僑以役。意者天之所以窮賊困之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廣文天祥自序。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備門外戰，守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報交馳，北邊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未留此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

震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詞於後，予羈縻不得，壞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詰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奔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閩，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雖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說縱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清洲出北海，無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泆轉四明天台，以至於采。嗚呼！予之及於

死者不知其幾矣。欲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殿二十日，
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抉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
余里，為巡船所物色，幾獲。魚腹死，直州逐之，城門外幾得。惶死
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
殆，例送死，坐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
莊，幾為逆賊所陵迫，死夜，赴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
林中，遇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
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避，迨死至海陵，如高
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九三百里北，與寇泚來，其間無日
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鮑波，出無可奈何而
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

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
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
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
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
為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
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為子，以
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
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足以擊賊，
美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備我戎衣，王于師，以為前驅，雪九
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死，死無向也。使予

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作然微以自文於君親者謂
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三夕得正
哉復何憾我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

指南錄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鬢壯心欲填海苦膽為憂天役役金
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為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村陳
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為天出力疑有鬼送君千里夜推

枕春風書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堰予
力言不可陳樞使為尼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從卒自蹈殊
不可曉也

長安不可語何故會商草儀為非無異神龜弗自靈乾坤增感
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波雨餘山更青

鐵錯

魏縣黃髮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幾羊童獨潘武夫傷鐵
錯達三英金鼓聲聞見回旋汾陽豈易言

三平類

以議論大烈此愈疑憚不得歸國時夜官爲日
世有可數

悠悠天地闊世事與誰論清夜為揮涕白雲空斷
節貴時君公門前輩如飛戒無言勝有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疾風塵何事表兒竟誤身子羞片言
志為排秦但知慷慨林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
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
間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背故人血淚向天流鷓鴣

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解一段乃
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以予為相予不敢拜先
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
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為國歟欲毀其
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為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
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
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
之時兵已臨京城紆急之策惟有欵北以為後圖故云尔
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

兵禍未已非兩利也北師漸下邊疆謂吾南朝狀元宰相
但此一死報國乃盡非所懼也人酋為之詳請而不
敢怒諸首相顧動色以為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始留于
營中當時竟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惟賈餘慶以逢
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在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堂諸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南尚有人

百色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為誰豺狼尚畏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羶羶羊生乳是歸期豈無使吏松表益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教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二日晚北留于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嘗得到蘆葦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曰日與丞相商量大事畢歸闕既而失信予直前責讓程曰其屬不復顧死譯者每四失辭予

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諸酋皆曰呵斥予蓋自奮文煥書
勸予去虜之左右皆喑喑嗟嘆然男子心

狠心那顧軟弱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身為糞粉碎勇中乃
作丈夫者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子
不得回關詔虜酋失信盛氣不可止文煥與諸酋勸予坐
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辭必先是予赴平江入
疏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
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為煥以此
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汝非我而誰三足

童子皆罵汝何獨我我煥云襄寧六年不殺子謂力窮後
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既負國又墮家聲今合
族為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傍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
見殺何為不殺取師孟子謂汝取妹皆得此不族滅汝是
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汝朝云子言恨不殺汝叔
妹汝收妹能殺我我為大宋忠臣三足汝收妹用金我我
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輒言公言伯也伯頌吐
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腹誰能云丞相得臣家
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奪之

不拚一死報封疆必使湖山牧豕復舊日為我輩守節
面見三光

虎頭碑子鐵金堂此面三年燼燼
世謝君王

其鏡何堪共勸酬衣冠
其學雖劣便何

梁正流

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
女刺手不視

年三歲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嘗為虜天常丞
北方之儒也肆陵都陵都使之來伴予雲父知古今識道
理可語中原道教其落於本朝頗輸情馬作詩且贈內
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為之

誦雲父大意以為高麗地才數千里昨喪其半遂和
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情如故大家衣冠正統非
高麗比此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
之解

東魯遺教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
王作主人

信雲父好為詩而辭極但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舉宮詞
數章元與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絕
云東風吹落花殘笑猶恋
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中興也雲父居近關里漸染
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而老情如此

肯從悟是親見書隨雪風流尚減深處信陵冠帶意在教句
法用何如

則堂

此入京賊賈餘慶迎逢貴國既令學士降詔俾天下州郡
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劄惟樞密則堂家先生致翁於首
節上不肯加號吳丞相聖恩老儒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
慶之命其愧則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
色欲縛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
執政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說金藝祖高宗嘗覽聖臨一日盡將翰敵手何人
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換首庭中號獨清以後方知樞密事後今比
地轉相驚

思蒲塘陳

揚旌乘舟冉冉捲布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還共
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與漢子下江淮曾為東南再造來如虎如熊今因在將軍何
處上金臺

峻都

峻都為予言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大宋為狀元
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嘗說國有存亡無二

這是男子心天下 統做大元宰相是甚大等國
四箇字休道予哭而拒之 峻都帝恐予之欲死 歸說
虎牌龍蓋 公獨不直人問一 唾唾但願我 祭紅日
士死猶榮

二王

峻都忙右歹一日問度宗幾子 卷曰三子問皇帝曰
予卷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對王曰 吉王
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 駭云去何處曰非聞
則廣宋疆土 萬里儘有世界在云 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曰
何為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 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
則二王為人臣若待皇帝不是 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首
為之愕然不敏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 五龍夾日復唐天 內家西晉真降李唐 勇運
從來無百年

氣緊

峻都一日問予何以去平江 予曰有詔逐人 衛問予夫若
予予對五萬人愕然 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 必不降予
問何以知之云 用公氣緊如何肯降 但累城內百姓 謂
果打亦未見 輪贏峻都大笑

氣緊如血 危得如留 吳那肯堅降 旗北人不解 欺心豈正恐
人作殘害

是光

北兵入城既劫諸書所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
拜表獻土立丞相吳堅古丞相賈餘慶丞相
家飲酒同知劉品五人拜表北庭說祈請使賈
說此人氣餒不可向遂謝無識附和吳老儒
州知州小方乘時取美官場務自得惟家公非
猶以為趙祈請意北主或可請冀一見陳說為
故引夫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
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
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遣予與吳丞相俱入
使者列是行何為蓋驅逐之使去耳予唯在
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遣賈里勉勉而先一夕
書處置家事擬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不為偷生
丞相家參政吳外無御國之意家則以為死傷勇
許死未為晚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
賈餘慶亮我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顏使啓北庭
沙漠彼則曹國使北自請使罪即歸愚不可言也
宣謝初九日忽為舟而回或謂夢都為之地伯顏
而免室曲意表其可鄙惡尤多詩記其事

自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日出狂首中書呈出降元表北庭黃
河表歸行貢

至西歸未敢盡城內食那知以死幸與吳丞相同
拜表公賜吳

江南旅子是何官以爲此層難對者取公知如會之

自厚衣冠
公于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厄復何爲以開領盡善令

廷爭尚堂負且聲飄零沙道若爲信程要合趨真公志願百
良壯此行家

初脩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發人誰遣所庸祈請使更索
屬職忠臣

客子懷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寧無罪只作幽
州請吏行

使梅書道有回期獨阻羈臣去收畝中尔含沙彈小事白雲飛
處楚天低

杜架閣

天台杜澣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十八欲救王宮當國者

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頗獎異

之十九日客餐予使北梅壑斷斷不可容遂之去予果為

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道途皆散梅壑憐予孤苦慨

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禮兵架閣文字

仗節辭三室恣恣萬里駭諸君皆用別一士獨是言誓為死

意落花銷客氣東坡紫策不隨伊曉登門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劫累

萬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携手行吟者白雲

聞雜

自入北營未嘗有雜唱因治謝村始有聲是夜燒營
逃去二更遺剩百戶二三十人擁一舟來通下船遂不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雞聲暗天街靜必長海路迷銅
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詹尹何時脫荊棘

命裏

二月初一夜為列百戶者所迫中原人尚可告語也賈餘
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翌日早鐵木兒自駕一舟
來令命裏立樺子上舡凶談嚇人見者莫不流涕命裏
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面回人也

熊羆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會東一日捉將沙漠上

取孝回

曹真

十二日高橋廟岸上有留遠高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
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馬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
此戲伎北惟曹真笑列岳數舉以淫褻為北所溥文煥云
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曹草
以為笑具於舟中取一村婦至草中使薦刈復據刈之交
坐諸曹又喉婦抱刈以為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无
積美云

甘心賣國罪滔天酒後復猖狂詐作顛把酒逢迎曹真笑從頭罵
坐教時賢曹

春得報呼浪子劉樽前百媚依旂表當坐船老不如此留遠事
前大也羞刺

平江府

三過吳門感念懷情向使朝命不令入衛嚴速予以死守
不死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病臥舟中舊吏三五人來
遺民聞予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即解纜夜行九
十里北似防我云

樓臺海舟檣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鵲
在魚網有鴻過使使迷離陽志安危今若何

無錫

已未予携弟壁赴廷對嘗後長江入裏河越上京二四首十

八年復由北野是行駁之入北感今懷昔悲不自勝

金山冉冉波濤兩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
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為碎父老相逢喜欲辛夜讀程墨存趙
事一四惆悵一沾巾

吊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為淮將必
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
為畦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伏虞橋北兵
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
如掘溝壑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
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

自路塘直來死於水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後薄顧
軍尹玉當之會金胡遇謝雲曾玉先遁走尹玉死焉張提
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安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抗張全盾
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舡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衆張全并
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
積田間皆明止有四人得歸今易崇尚有嗚呼使此戰張
全稍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闕宗社嗚呼
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以張
全為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
法後詣餘杭發京師姑取曾全以徇衆而噬臍多矣過五
木弔戰場為之流涕不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債將也

昨隨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張全鳴金散衆許不敢
斬將自專解赴制閫李公以使過朝之得不死予不知受
其誤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為降北可歎恨云
首赴勤王後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作招魂
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慰重泉

哭尹玉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下與
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廟與二子
官承節即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
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團練濠州廟額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室捕寇多亡將還官

黃列墓前

常州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我無遺種死於我
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其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
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趨京今自京趨鎮江俯仰
感嘆為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
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稚風雨溫雙扉

渡瓜洲

諸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木在瓜洲即請十九日渡
江至則鮮腆倨傲令人裂眦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無言
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木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倭儼彼知
吾不心服也

跨江半壁閣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為南制北如入翻
被北持南

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想見
道是倭儼

弔戰場

連年淮水上死者乱如麻魂魄血中土英雄棄上冠士和

主人亦念其家美德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回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問同舟為脫去計連日不如志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欲焚舟
乘飛鷹志脫羶登樓望江上日日教行艘

思小村刊

春雲慘慘兮香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
以比去日以遠兮憂不可以終極寒予馬兮
以造邀念我平生兮思君鬱陶在師中兮豈
造次之可離忘言不聞兮思君怵怵毫厘之
差兮天壤易位駟不及舌兮購不可噬思
我故人兮懷我親懷我親兮思故人懷我懷
我不可忍兮不如

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遽止
魯連子兮義不帶秦負元德兮羽不名為人
委骨草莽兮特迺天命自古孰無死兮首
丘為正我行我行兮夢寐所思故人望我兮
胡不歸胡不歸

沈順家

予回京口北人款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順家坐臥
北不意予為逃計也

孤舟霜月迥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
荒畦落屢痕江山潭在眼宇宙付無言
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
詩登舟濟金山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聞者謂其難也予曰不然
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及真州杜架閣為將前
命元慶為其謀元慶真州人也杜架閣與予一事
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精心自誓云死
難上首快以俱事不濟自殺杜架閣亦請以死自
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收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斫秦荆生死夜半何
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頭狂人醉將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遂
如相金與之密告以汝道之謀無不願自劫以無舟而
前後母慮十教其不謀泄真事耳

一片歸心以亂雲逢人時滿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亦寧落
底郭璞塔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尚十里偶得一老技馬引問道
出三教巷即荒原野走至江岸路頗近若使不知問道
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烟火連雲鐵甕開要尋問道走江干何人肯為將軍地比府軍
兵思漢官

得和難

北無補... 長... 以... 業... 約... 經... 子... 紅... 頭

給... 帖

自至鎮... 是午... 以得... 見疑... 用心... 百計... 河天地... 愁

定... 變... 難

老女... 十二... 易知... 門同... 一人... 三人... 皆同... 時而... 回老... 女酒... 盟以... 銀三...

與之逃至三更引路而行是與妻成...
全得姓則機學故祖詐之將作敵者...
式

老兵中變意差光倉卒呼來朽索危...
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於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
計宿府治一夕即托故還裏河舟中此亦不之疑...
河近得沈順家坐臥初北分遣諸將監諸宰執...
王千立很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順家...
同臥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立者同其...

然應門而出使微有知覺事始...
羅利置度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
重入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觀巷禁夜不得往來先...
問何人別有戶門賊警夜禁...
賊往來港便地禁閉之即隨...
動為兄弟拉之飲于數舍杜...
悉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
悉通者不妨事杜遂約後夕...
悉皆不呵問杜至人家漸盡...
以銀與小番酌之...

某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某處
不意捕獲賊匪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更燈一照穿

道正如雷

出陸難

此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為欄路予等直臨所
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

此獲心者學術技廣度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故軍新

略正如雷

談起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
在意意者甚更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携之皆不忍自殘甚不

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寒寒涉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
各稽首以更生為賀

待船三五或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便

作汨羅香

上江難

予既登舟意汨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迷
魚數十里鳴榔唱更氣味甚盛吾船不得已皆從此船邊
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鳴云是何船梢若
以河能紅巡者大呼云又紅又者北以是名反側奸細之
稱巡者欲經紅前通潮退閣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
汗其不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狐蓬掉向前七里江邊驚一鳥天教潮
退關巡紅

得風難

予方為七里巡紅所驚忽有聲如人噴齒甚清罷艇稍立
紅頭拜且請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也即得
順風送上

空中噴響到孤蓬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来扶正直中流半
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尚隔
真州二十余里深恐此艇自後追躡又惧有噴騎在淮岸

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必岸
找纜然心急而力不逮既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照虎口
之難

自来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遠者至久人接
漿渡滄浪

上岸難

真州城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遂上岸
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如掌一無開路幸而又城門無
他慮當行路時時回首惟恐有追躡之伴至既入城門
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月初云

奉行五里入真州城外荒荒鬼也愁忽聽路人嗟嘆言昨朝哨

馬到江頭

入城難

既云真州城下問者群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柅來
投奔就于諸將被皆出即延入城番守迎見語國事移時
感憤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住清遠堂然後後者之始至也引
至直司披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閔防之嚴密
如此向使恐疑橫於宵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喘嘻
老矣

輕身深泊入鑿江太守欣然為避堂若使用城呼不應人間生
死路茫茫

真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
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
尾恰四十日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
鄉不意重親天日至此

四十義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
冠是故鄉

予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
又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無人騎馬看而今馬
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舡乃並緣北船數私

蓋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賈却私蓋一舸回天救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去我獨舍
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拆煙波明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
雲可奈何

予逝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不可
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乘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
良更是難

三月初旦予在真州城內賈余慶在瓜洲管淮境也而南

北分馬表哉

我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
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恥去皆俯首從之
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殊烈矣

公卿止去共伏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慶有那
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苗守拜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雲成
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口
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真州三字雖然不可釋也以此

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言出號應

此非在天之靈所為乎
三五著姓復英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籙向迎奉三瑞

議糾合兩淮復興

不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聞子事
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皆來俱言此不
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不敢進而復老
與淮東薄有隙隙不得令從得丞相秉通兩淮聯絡不出
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之不
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約夏若以兵出江道必向建康之

狀以牽制之此則以通泰軍義行旁頭以高郵淮安齊應
軍義打楊子橋以揚州六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王五錦以
舟師直擣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救灣頭楊子橋皆必
江脆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即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
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此策既就
然後淮東軍至京口維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
虜帥可生致也云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即作李
公書次作夏書書苗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于致書戎帥及
諸郡拜白此意于已作宋徽美才蒙等書諸郡將以次
發時與議者多勇舉有謂李不能自說者又有謂宋徽美
才之做非真事亦自由苗又有謂李恨不得既重苗何幸

有重臣輔之不以違書時時為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
吾言庶幾不為擊事

清遠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為道兩淮兵定出相公同
作飲盟人

揚州兵丁約廬州某向瓜洲某為洲直下南冷侯自管自
史統千舟

南八空歸唐墨隋包奇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亡决只看元
戎進退間

出真州

予既為李制所逐出真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真州第二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予欣然諾之

有頃陸都統來道亭至小西門城上開者未幾王都統至

迤邐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

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真州

賺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

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死所

早約戎裝去者城懸鏢壕上嘆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

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奉官至真州疑予為此守貳於予云决

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來之理何不

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欲殺予以自明

哀哉

揚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請怪道無是解城門前
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從將信將疑而於之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
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即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
為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為忠義而兩淮不予
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曾至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
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為國家

辦大事乃不為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鑿十八秋重來意氣落蓬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
門淚雨流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田人朱乙二等供云有一丞相住真
州賺城予頗疑此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
以行反間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真州見害乃三月
初二日午前登予以二月晦夕逃朝旦北方曾無不知走
何處是日使遣人詐入揚州殆無此理者來只是吾書與
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察以為如細而
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而夜泝舟鬼神未嘗走何州明朝建問應無是道恐元

我遷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者相公云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准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准西無歸路予奉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分云且行且行良又有五十人持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閣連轡而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披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誰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幾付塊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為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迥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於是乎為之號啕心誓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首守又遣衣被包複等來還遂之揚州是日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仇記取小西門外事年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起刃於背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馬一有事請馬乘送可也予下馬問二路量何事云行幾處二路曰此日此日也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曰今日之事非由安撫意乃制使遣人說殺我相安撫意也

入來送行今無何遂予云只行揚州更何往候云
丞相奈何曰莫管性命去二路分二安歸今送往
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存無事可
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恢復言則即
路道海還關二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知只在
中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
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辨船在岸下丞相後江行或歸
此皆可予驚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
見予辭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間今某二人便
某見相公一言信麼人口口是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
真箇去揚州

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而後為之處使一特應酬不當
被害原野誰復知之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五十兩
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
金百兩遂行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寬
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可行下有安
民榜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為之嗟嘆
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死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嘖嘖嘆忠臣為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州城
裏榜安民

杜架閣幾赴塚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真州城下矣
後得二路分送行淮恐有北哨追之危哉危哉
有客倉皇欲赴塚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惶恐北
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揚
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快矢一路甚憂疑指某處瓜洲也
又前某處揚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
遣人伏路上寂如宵故使所過北有數騎在馬吾等不可
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煙樹北中揚子橋之靜宵故莫輕語草間惟
恐有鷓鴣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揚州二十人
之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揚州有敗軍者以
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塚子二十人者但今隨馬塚子
即至揚州西門予一行如盲帳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
如此

真州送駿已回城暗裏依隨馬塚行一陣西州二十里猶是接
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侍從狼狽之狀以詩志之
予夜行宵故至揚州西門德其有
無美一行人皆枕藉於地時已二鼓

此何神二十郎問郎行客或瑤瑤差時時
卷之長

揚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坐漫地上
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于坐其敢
聲音不同即眼生隨後

譙鼓襲之入四更行三五入西城隔壕鳴問無人應怕恐人
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臣之或見諒
也既至城下風露淒然聞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翁之豈有甘心事何故
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矢石相加城
外去揚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進退不可

城上堯叟按劍者四郊胡騎遶團團平生不解揚朱泣到北方
知進退難

此架閣以為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日却夜
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王仲報國之志徒
死城下無非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會乘
風流玉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
與其為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城下不失為死於南

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潘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俾上去不如制命死揚州

予方未知所適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僕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

路傍邂逅賣柴人為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僕家三十里山坳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此時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教步則金一邊來牽往回教步則杜

一邊又來施行事之難從遠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遠勢驚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心緒急各持議論泣牽衣

詢行通十二人行止亦決余元慶李茂亮蕭發連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携以走

問誰攫去橐中金僮僕双双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背負而逃外既顛蹙內又飢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荒矣

顛崖一陷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飢火相煎疲欲絕滿山

草晚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正昏
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十園一所舊是民家
餘無餘在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隊人
行即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園中暫避為謀世甚難死生於
天矣

戴屋欲避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頽垣上
有白雲處

既入土園中四山間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
煙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逢敗屋作編樓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無米糴似饒有
米亦無炊

土園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
睡起復坐之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

掃退蟻螻枕敗牆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捫虱沉之坐偏覺人
間白日長

此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睡至午後惟曰今
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嚷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
而西於是追殺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擒於此苦矣苦矣
時大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山色昏冥若有神功
未效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去

走滑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從人色傍壁
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即無噍類矣特門前馬足
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
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晝關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人頽
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
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之中有丐
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
米菜少救飢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獲三人解所腰白金

近三百兩悉以與之此受金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相
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胡兒只
為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羅
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飢一日城中衙曉後方開門米至
則黃昏矣是日比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不開賣柴人竟
不得出予等飢寒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睡臥於是
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

眼穿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羅米已無消息至黃昏獨
帳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携提至良以三四人陸續入告
意不免笑乃知其入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以對實無
惡意也數人煮煇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冠者一夕於
中燒火照明諸煇亦不睡予等且困且睡是不可言

既投古廟覓煇三五煇夫不識名童子似知予夢惡生柴燒
火到天明

予等飢甚煇者飲食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凄然僅存
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始悟人
間萬法空

予見諸煇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厚許之使導往高沙

類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賈家
庄少駐一日却為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飢又顧馬
辦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煇夫往馬時煇夫知予
無聊又有所勞使萌不肖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雖人依
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煇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為最糧既指高沙移更泊司徒廟
下賈家庄

賈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煇夫黎明至賈家庄止土圍中近糴
風露凄然時枵腹已經兩夕一日半懇三煇夫入城糴米
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顧馬移高沙

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皆硬風披額頰高寒弱外顛
肺飢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揚州地分官

初五五琬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醜甚於
此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辭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
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因斬於我土地天地雖大
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微迎咆哮按劍一何頃金錢買命方無語何必豺
狼罵此人

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昔取擒星接咫尺可憐城
下哭包胥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子在桂公塘北騎數十東行莫知其故賈家莊有
樵夫云昨夜北管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
墨恩飯於放生寺寓前林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
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
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顛踣道路較諸先生
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
厄流涕二十八字

白鬚老子宿柘嶼香積樹邊供晚炊借問魚羹何處少北風安
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產騎夜登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飢乏且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之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騎迷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中二刀割其鬚裸于地懷女王青縛去杜梁閣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携黃金賂運者得免于燕處距杜梁閣不遠北馬入林過吾傍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鄰捷臥叢榛下馬過此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急時萬安怒號雜亂人聲北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聞其有焚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叢草以自殺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處無以如此未幾呂

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邊鮎魚墳傳聞不盡信然他無活策鬼勉趨去僥倖萬一倉皇前旬不能行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挺相隨有無禮之志迨巡行路無可柰何至晚西忽遇樵者數人如佛下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於籬中產六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之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飢而臥黎明過渡而心若安痛定思痛其涕如雨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登高沙如走阪上國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煙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濕怒飛狂欲顛流漸在鬢髮塵味滿索韉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

疾如鬼忽在林之嶺誰家苦竹園其葉青交交倉皇次絕條生
死信天緣鐵騎成四合鳥落無虛弦遠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
霜蹄破叢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仙猛虎驅群
羊兔魚落蹄筌一吏射中日頸血僅可噉一隸縛上馬無路脫
糾纏一厨蘭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賈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伴
與一校幸不逢戈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
來處處驚鴻避鋒幾及膚怒興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
當其處追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蛇豕更生不自
意如病乍得瘥須臾傳火攻然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余度
平田幽篁便自托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咽斷嚙
吸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爲我屋白雲爲我椽彼草何荒荒波
水何潺潺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日魚一似無足蛇
不見道傍骨委積萬有千龜魄親蠅蚋膏脂飽烏鴉使我先朝
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諒不
測淵奈何以遺骸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幼終慕魯仲連爲我
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污唯嚮求仁而得仁寧
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
國士急人病個儻何拘礙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鵠聲送
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爲覺
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來野腳已窮而復加之鞭跡足
如移山勢持姑勉旃行行重復驚驚恐追騎走揚州二將手面
目雖且得自言同脫虜波破口流涎三日各待其奈何翩翩

奴輩殊無聊似欲為鷹鷂遂恐不得避默默向天嗚呼遂遂
子中流得舟船竹箬當安車六共共頽首四肢與百骸並曲
括捲路人心為側然者豈唯建星奔不可止暮連城西叶
野人廬藉草為針壇詰朝從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
難何迷遠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甚依嶽皇風煽
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華國臣有志悔往不可前臣苦
死一死尚可憐堂上大夫人鬢髮今猶在江南昔卜宅嶺
受靈首丘義皇皇倚門望悵悵波濤江介風雨行淮堰比
轉萬折南洋孤鷺尚存大夫蠶放浪天之遷倘復游吾
當研我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從容為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端

其以高郵米擔濟維揚故自灣頭夜遣騎截諸津鮎魚堤
其一子是夜若非迷迷四更可達堤所當一網無遺乃知
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
不死何辜至此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魂定回思初四土園中初二竹林裏
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劉虎手而今玉
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籬為牆見者憐之又張
慶血流滿面衣衫皆巧人皆知其為遇此不緩以好細

無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速城今得
於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發高沙

曉發高沙取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為拍荒烟呼南北今
年幾戰場

平淮千里奉為立壘自出高沙滿目空曠高郵水與濟頭
通下海陵入射陽過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河一
戰我師大捷人指其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燕山外多少遊
竟逐馬蹄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

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
併輜重俱北逃家孫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
死馬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矢柁為心摧海陵掉子長狼顧水有船
來步馬來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閒然掉人心甚畏恐灣頭有人出來
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並整柁良久危哉
險哉

泊營在月正孩莊官鷺門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出正在青
山大路邊

自高郵至營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為寨統制官

其子德潤請知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鑾字子望
林孔時字頤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三令三教
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為之感嘆
不置頤學向德潤送子至泰州

稽莊即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鴈聲連水
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泰州

子至海陵問程趨通州九三百里河道北與寇出沒其間
真畏途也

羈宦家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壈中長淮行不

苦海望無窮晚鵲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二百里茅菁也遠無胡騎虎出沒山魃鬼嘯呼王陽懷畏
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興骨神明為國扶

旅懷

北去通州號畏途因應孝子為回車海陵苦也客羈客賸買旅
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念只大一
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
鵑啼落枕

懷則堂寶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惓惓於予也

白頭北使駕又鵝沙關天長決燒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人西去地行仙

貴卿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為鄰平生交游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牢愁初作煎齊客今為淮海游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規君尺長相者此惠州惠州平弟壁也

憶大夫人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大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夢寐頻

即事

看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鵝可聽新有虱堪捫白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聞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俯仰經行處死生談笑間此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閑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夢裡趙清夢呼亡時時數一聲

即事

船隻時聞鎖城孤日閉閑驚心常有馬極目奈無山去路相傳
及行囊愈重見怪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供伴問占苦不如意會
州大校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十一日早
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前途吉凶未可
知也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度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
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字馳舟而過
我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去荒迫不可言二十三日
幸達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即有馬至
驛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為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上未
應僥倖多

如阜

如阜隸津有秦州朱省二者受命為宰舉其民結道路
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焉之

雄狐假虎之林舉河水腥風接海客不知身世險一窓春

孟冬

聞謬

予既不為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謬者云鎮江府走了
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悚然為賦此

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噴不是神明扶正直淮頭
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為下流去
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資今春時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將
贛州駐劄及予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
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
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為當然蓋委

身以從死生休戚俱為一人者至通州任十餘日矣閏月
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于火
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門雪窖邊
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為記
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其時遇硬斂其骨
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其為賦二詩於
其墓前

我為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遇絀能無
死尋醫藥不生通川一丘土相望淚如傾
明朝吾渡海汝魄在它鄉六七年半三
客路長苦
暗歸骨事
有子應羊
長平生不
敢忘

懷揚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濱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賄

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錦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識春風面傾蓋江

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挑來住海濱我亦東尋煙霧去扶桑影

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海而通

為孔道也由是海船必盡通三月間方有台州三善船至

已為曹大監鎮所壅滯州有下文字自定四艘少保恰予

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予適來揚守遂以此舟送

予與曹大監俱向使有畫舫而無張少保一舟予不能

行有張少保而無畫舫予又無伴不我先後適有遊迄殆

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斷去舟之身若易渡南州予齊三上達滌父莫是神

明遣汝否

發揚州

予萬死一上揚至通州幸有海船以醉國月十七日發城

下十八日宿名遊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斯班諸

舟舟中之人有識子者

孤舟漸小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樓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殿中過一春東村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畫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咀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是天當年不死方

石港

王陽真畏道李臨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入乾坤萬里夢烟雨一羊春起首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退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蓋花故國何時訊扁舟到處家復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即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遶而即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濺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岸買青蝦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入越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揚子江中流為其所用

故經道於此復轉而南蓋海縱數千里云

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登起樓臺更亦有此
來著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水
水外惟天大我觀乎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了無礙分明更
作混淪者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大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游奇
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潮忽有十八
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為暴客四船戒嚴未幾交語而退是
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即為魚矣危乎殆哉

一陣飛帆破碧烟兒郎蕩舳理了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上誰
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後聞款乃是漁舟人生漂泊多磨
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揚子江

自通州至揚子江口兩潮可到為避喧沙及等流願諸從
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鐵釘石不指南
方不肯休

使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逐東歸半醒半困橫湖裏一醉
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少行
頭寶劍裝

過揚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揚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橫約
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即鹹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此何日
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焦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艤舟于此寺藏御書四明
既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擣見於此詩

毛運二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鴟毛漢之長淮路
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息問金鰲

夜潮

雨惡風穽夜色濃潮頭如屋打孤篷漂零行路丹心苦夢裏一
聲何處鳴

亂蘇洋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洋
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浙東山漸多入亂蘇洋有翠嵩

疊如畫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獨
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傍者如岸上山叢山竇則皆在海
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
接不暇殆神仙國也孤憤愁絕中為之心廣目明是行焉
不虛云

海山山子國灘近寄孤蓬萬象畫面裏千崖玉界中風搖春浪
軟礁激暮潮雄雲氣東南客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
舟張帆喚口意甚惡相人亟取靈山岩路避之一夕推船
極其荒迫際曉得脫去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劍戟同時黃
帽理堯整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鴈蕩雙峯片雲
隔明朝躡屩作清游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永德之後
主人號蒼齋闢堂教子扁綠漪為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窓戶翠玲瓏硯裏雪壇月席間淇水風清靜隨地
到直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笋千霄雨露功

過黃岩

予至准西變姓名及天台境蒼齋張為予竟綠漪詩予既
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岩書二十字

魏睢變張得越蟲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洪

至温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杜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揚子江
心月照誰祇謂虎頭非貴相不圖抵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
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倚春仗衣冠鎖月遊傷心今北
府遺恨古東州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東州常州也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遊海角雲為
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及領今聞成
誦追和作彼時將病定思痛痛不可當

春晚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龍背夾紅
日馬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府祖

林府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為數首
擒去指為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身著袍脚穿黑
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
附題名元龍至南劍為予言

畫氣圖而正捕風書生薄命入罟中胡見一似冬烘眼錯認顏
標作魯公

呈小村

予自劾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
山鬼弄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祐說前生夜闌相對真成
夢清酒若歌雙劍橫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于今再見仲春
下泝追感墮淚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舡新離誰共雪舊夢不堪圓遺恨常千
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山吹簫卓鸞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笑人事胡乃與三月方皇
皇衣冠道如陸棟挽榘楠折木顛損餘悴大者懷端憂焦頭末
室燬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骨如櫛比賦分
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但令守吾貞死
生浩無愧

即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夫行未
已將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崆峒

所懷

世途嗟龍棘行役苦斯須
月空負一年春使有桃源路

自嘆

草宿披霄露松餐立曉風亂離嗟我在艱苦誰司權
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補遺

題蘇武忠節圖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問謝村去平上欲逃又不
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趨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無萬幸不
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謂之自
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自效於是計遂成
至真州城下問者羣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城守
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泣

邊堂時從亡者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所藏軍器既無
他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此向使一疑字橫於胸中閉門
不納天地茫茫何所歸宿嘻其危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
漢蘇武忠節圖求余詠題撫卷淒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
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賦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
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于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泪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老相兼
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生平愛覽忠臣
傳不為吾身亦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泪向天流
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

慶曾識蘇公義膽不

漢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處望京師幸陵罪在偷生日蘇成功
成木死時鐵石心存無鏡變君臣義重與天期縱鏡夜叉胡
黑百鍊丹心涅不緇